



我爱世界杯

□张志明

第一次看世界杯,是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。那时还在读大学。晚自习后,也不回宿舍,径直去了学校礼堂,里面早已挤满了学生。大家围坐在电视机前,一边看前一天比赛的回放,一边在等新的比赛开始。去迟的没有座位,也不计较,一声不响地在两边或后排站着。由于时差关系,比赛大多在深夜或凌晨才开始。长时间的等待,使人心力交瘁。但一想到精彩过瘾的比赛,便倦意全无。许多个夜晚都通宵不睡,第二天无精打采,课堂上东倒西歪,有的竟然呼呼大睡,发出如雷鼾声。老师则睁一眼闭一眼,不和我们计较,说等世界杯结束了,再来收拾我们。那年最让人津津乐道、记忆犹新的,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意大利队,小组赛状态低迷,三战皆平,侥幸晋级,被人看低。进入淘汰赛后,却骤然发力,如睡醒雄狮、下山猛虎,尽露峥嵘。接连战胜强大对手,一路高歌,笑到最后。当时,队中有一名叫罗西的球员,在与巴西大战中,竟然连进三球,上演“帽子戏法”,是这届世界杯最耀眼的球星,也是当年我们这一代球迷心中崇拜的新偶像。

到了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,依然要熬夜看球。当时住单位房子,仅一间屋。夜里悄悄爬起来看比赛,怕吵醒老婆孩子,不敢开灯,电视机音量也调到最小,不听解说。我一直喜欢球王马拉多纳,而拯救阿根廷队的,却是一个叫戈耶切亚的替补门将。他在同南斯拉夫比赛中,有如神助,奇迹般地扑出两粒点球。随后在同东道主意大利的比赛中也是点球决胜,他再次不可思议地扑出两粒点球,最终将球队带进决赛。虽然最后功亏一篑,未能拿到冠军,但戈耶切亚这个英雄般的名字,已经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,至今无法忘记。

2002年韩日世界杯,是世界杯第一次在亚洲举行,也是第一次不用熬夜看球,更是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冲出亚洲踏上世界杯的赛场。记得那天上午我正好有课,为了看中国队的第一场对阵哥斯达尼加的比赛,我千方百计地找人调课,都没有成功,连平时最好说话的小杜老师也不肯,她说她也要看中国队的世界杯。我只好怏怏不乐地走进课堂,无奈地准备上课。突然,广播里传来校长的通知,上午最后两节课停课,师生一起看比赛。全校一片欢呼。中国队只打了三场小组赛,一场未胜,一球未进,一分未得,共失9球,便匆匆结束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世界杯之旅。这届世界杯最令人惊讶的,是邻国韩国人竟然打到了半决赛,令人刮目相看,也让国人羡慕嫉妒恨。

2006年德国世界杯,中国队未能小组出线。中央电视台出于满足球迷看球的愿望,直播了全部82场比赛,并为此派出了庞大的记者队伍,这让许多参赛国的球迷羡慕不已。当时德国的一位老太太就问过央视名主播白岩松:“又没有你们国家队比赛,你们来这么多人干吗?”言下之意,又不是你们的世界杯,你们来凑什么热闹。这届世界杯留给我最深印象的,不是球员,而是一个名叫黄健翔的央视解说员。他在夜深人静时分的声嘶力竭的激情呐喊,惊醒了无数人,由此引发了较大的议论。我就是在迷迷糊糊中被他的叫喊声惊醒的,当时还以为球场发生了什么意外,揉揉眼睛,看了回放的慢镜头画面,才知道原来是意大利队一个叫格罗索的球员进球了。当时还有些纳闷,为啥这么激动?又不是中国队进球了。

今年世界杯的东道主是卡塔尔,一个富得流油的富国。据说这届世界杯是史上耗资最多的,共花了2200亿美元,是许多届世界杯的总和。这也是世界杯第二次来到亚洲,大家兴高采烈,尽情享受这场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。唯一遗憾的是,中国队依然缺席。妻子在卧室看她的言情剧,我在客厅看我的世界杯,不慌不忙,一场接一场,一场不落地观看。先是东道主输了,令人遗憾。随后沙特队赢了,赢的是阿根廷队。日本队也赢了,赢的是德国队。再后来伊朗也赢了,隶属亚足联的澳大利亚也赢了。为此不禁生发感慨,大家都赢了,我们中国队何时能到世界杯上去赢球呢?

以前我不喜欢看篮球比赛,后来因姚明而喜欢上了NBA。如果没有姚明,陌生的NBA和那支叫火箭的篮球队与我又有何干?同样的原因,有一个叫丁俊晖的中国小伙子台球打得不错,我才经常看斯诺克比赛。如果中国队老是缺席,我们老是沦为看客,老是为别人喝彩,纵使令人热血沸腾、血脉贲张、摄人魂魄的世界杯,于我们又能有多久的吸引力呢?为别人喝彩,更要为自己喝彩。我始终认为,只有为自己喝彩,才最精彩。

但愿中国足球队能早日重返世界杯,带领我们重回那激情澎湃的岁月,为足球呐喊,为祖国欢呼,为自己喝彩。

别把成败看得太重

□龚本庭

单位同事龙师傅喜欢摄影,在市里获得了摄影比赛三等奖。虽是小奖,龙师傅毕竟是首次得奖,自己吹嘘了几次,却没收到多大反响。“这些人怎么了,我得这大奖怎么都没人在乎?”他私下向我抱怨说。我安慰他,你继续努力就好,只有你的家人才会关心你,别人不会在乎你是否得了奖。

我们单位这几年每到年末,都会举办迎春长跑比赛。比赛前,那些有可能得奖的人就开始努力训练。这些年,由于跑步的人多起来,成绩都有不小的提高,再想得奖还真是不太容易。小刘前些年成绩很不错,每年都能跑进前10名,有获奖证书,还有点小奖金。可今年他发挥得不好,没有得到名次,很是沮丧。我安慰他,跑步只是为了锻炼身体,不要太在意跑步的成绩。“关键别人怎么看我啊?”他还是放不下那点面子。我告诉他,没有谁会太在乎你的成绩,你的生活与别人无关。更主要的是,你在乎的东西,也许别人根本不在乎。

以前,我也和龙师傅、小刘一样,很看重自己的成败得失。早些年写文章时,在大报小报上发表那么多篇文章了,可单位的人好像都不知道似的。后来有个熟悉的同事对我说,你还发表过文章?他一副很惊讶的样子。那已经是几年后的事了,我风轻云淡地对他说:是的,谢谢。其实,那时我已经在各级报刊上发表过几百篇文章,大小奖也得过几十回了。开始我也与龙师傅一样,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。但是后来,我慢慢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就是偶尔有人恭维几句,除了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,又有什么呢?当你不断地努力,走入更高的层次,见识到更多优秀的人,你越发觉得自己真的很一般。那就更不会觉得发表几篇文章,或者加入某个协会、取得一点小成绩有什么了不起的。

你成功了或者失败了,你只问对不对得住自己的付出就够了。成功了,继续努力;失败了,总结经验,从头再来。你的成败,与他人无关。

永不褪色的胶片

□杨力

我的三叔今年63岁,年轻时当过兵,在部队放了5年电影。37年前的1985年1月,三叔退伍回到乡上,因有放电影的一技之长,当上了乡政府文化站的电影队长,从而拉开了之后长达15年的放坝坝电影的时光。说起这段往事,三叔装着一肚子苦与乐。

当时文化站的电影队,包括三叔在内其实就三个人,分别的职责是放映员、宣传员和发电员。下队(村)放电影,是电影队的职责要求。当时三叔所在的乡政府有10个生产大队88个生产小队,全乡幅员面积46平方公里,按要求每小队每个月要放一场电影,三叔和他的电影队用自行车驮着放电影的机箱、银幕架、音箱、幕布、胶凳以及雨衣雨鞋,长年奔波在丘陵山乡的机耕道上,忙得像一个个转圈的陀螺。

三叔至今记得,当年放一场坝坝电影,真可谓是十里八乡老百姓的盛会。在那时,对许多人来说,看电影比今天看卫星上天还稀奇。每次下乡放电影的消息,隔得再远也总是能一传十、十传百,许多人可以为了看电影不吃不喝少挣工分,离得再远也要赶去解决看电影这件急迫事。

农村放坝坝电影,通常是在一个大晒场的尽头立两根高高的楠竹杆子,荧幕要绑在楠竹杆子的上下四个角,所以每次放映前,放映员都要冒着风险爬上高高的竹梯去绑绳子,把幕布的四只角绷伸。放映机用发电机带动,放映时会发出不小的噪声,但这比起看电影的火热场面,完全是小巫见大巫。

看电影的人,行动都来不得半点拖沓。首先是所在生产队的社员,端着各种圆凳方凳长椅子短板凳,甚至还有砖块、石头,就为了占据坝子前面的最佳位置。然后是方圆附近生产队的百姓,大多肩扛条凳,宛若神行太保一般纷纷赶往抢占次好位置。如果你不幸来得最晚,只能在人丛中踮起脚尖观影,虽然姿势不舒服但总算爽了眼睛。最可怜的是那些找不到位

置的人,只能到荧幕的背面去“沾光”了。偌大的晒场坝,黑压压一圈人,用水泄不通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放映最多的,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和《渡江侦察记》。到了八十年代,武打片和港片开始热映,最火爆的要数《少林寺》。为了满足老百姓观看这部电影,三叔他们一晚上转场可以多达四次,从天擦黑放映到天大亮,每个生产队的老百姓“观影心若渴”,即使排队等到半夜也无怨言。更有铁杆影迷跟着电影队“转场”,连看四遍也不过瘾。很多从附近乡场赶来看电影的百姓,看完后还要肩扛条凳借着月光步行几公里回家,一路上大家议论和模仿最多的全是《少林寺》的精彩片断。一场接一场的坝坝电影,串起那个年月最温暖的回忆。

放坝坝电影有趣事,也少不了有流泪的经历。有一回去放电影,那个队位置比较偏远,道路坑洼不平,加之刚下过雨地面湿滑,结果在一段坡路上三叔不慎滑倒摔进泥泞之中。三叔爬起来,顾不得身体受伤,赶紧察看绑在自行车车架上的放映机,幸好事前铺的雨布牢实,放映机完好无损,一身稀泥的三叔庆幸得又哭又笑。

另有一次经历也是印象深刻。三叔要去60公里外的县上拿新片,为了赶上最早一班班车,三叔天不亮就出发,本想抄近道翻山梁去车站,没想到大雾忽然降临,三叔在山梁上折腾了大半晌,等到临近中午云开雾散才发现自己还在原地打转。转累了的三叔躺在草丛中,望着白云悠悠的远方心里百感交集!

三叔放了15年的坝坝电影,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全部献给了坝坝电影。虽然有辛苦,有过委屈,有过眼泪,但更多的是内心的不舍。时光荏苒,乡村巨变,今天的家乡早已面貌一新,唯一不变的,是三叔和属于他那个时代放坝坝电影的快乐和看坝坝电影的满足,一幕一景,永远留存在内心深处,成为岁月里永不褪色的胶片。